

新年伊始,引人关注的荧屏《舞林争霸》鏖战正酣。年前热播的《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等节目,又将迎来新一轮的招募和对决……

但遗憾的是,这些收视率居高的电视选秀节目,都是我们花费重金买下国外版权和模式来制作的。

仔细分析这些荧屏走红的节目,它们其实都已经“中国化”了。参赛者主要是中国选手,评委也是国内的专家,制作者、播放者乃至投放广告的,也都是咱们的人。硬件和软件,所有构成节目的要素,都是咱。只有“节目的形式”是人家的,当然,这“形式”是有知识产权的。人家创造了这种模式,你觉得



创新是个问题

李定国

好,拿来用,就得付钱购买。这符合游戏规则,没得话说。

但问题是,咱也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呀!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在融入世界文化潮流的同时,咱中华文化也不断创新发展,影响着世界文化的潮流。应该说,如今,咱们的文化底蕴和实力都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我们的电视节目,为什么一律要套上人家的外衣呢?

这些年来,电视业界有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喜欢拿来主义。自己完全不

动脑或少动脑,用照搬、剥离、仿照或改头换脸的手法快速地制作节目,获取收益。

综观近年播出的文艺晚会,大多也是形式大于内容。除了绚丽、高科技含量的舞美、灯光和特技,给人一些视觉冲击外,晚会的主题创意,节目的创作、编排,都显得苍白乏力。而各地卫视的节目,主题重叠、题材雷同、明星扎堆的现象更比比皆是。

艺术贵在创新。我们的文化资源是足够丰富的,技术手段也足以与“世界时尚”比肩,唯一缺乏的,恐怕就是创新精神,就是创新的想象力。我们科技工作者的想象力已经让神舟飞船遨游宇宙,让世界震惊。真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文化想象力也能让世界为之惊艳!

我喜爱摄影。去年初,定居苏州后,金鸡湖成了我的“摄影基地”。

那天下午,一阵雷雨之后,我带着摄影器材直奔如意桥,静候期冀中的云蒸霞蔚。正当我埋头拍摄如期而至的美景时,忽然听见身后银铃般的童声:“爸爸,快拍哦!”

蓦然回首,见到身患残疾的一家三口。一辆锈迹斑斑的红色电动车停在桥顶,开车的男人面带微笑,左手支着锈蚀的钢管搭起遮阳篷,右手举着手机取景。戴眼镜的长发女人偎在后座,一手抱着拐杖,一手紧搂着铁管焊接的栏杆,凝视着金光漫身的女儿。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身穿淡蓝色休闲学生装,脚蹬运动鞋,袖口卷得高高的,扭成弧形的身体背对彩霞,后臂倚着桥栏,



人在工作压力下或是遇到特殊的场合时常会因紧张而出汗。这种出汗和因天热而引起的出汗是完全不一样的。天热出汗,汗水是从汗腺分泌出来;因紧张而出汗,汗是从一种名为顶泌汗腺分泌出来的,这在医学上已得到确认。但是,人为什么会因紧张而出汗呢?对于这一点医学界至今尚无定论。

通常,人们都会避免在公众场合出汗,因为出汗常伴有体气的逸出,这样的体气不免使周围的人感到不快。据统计,2011年美国人花费在去除体气、避免出汗上的各种药物、化妆品达27亿美元之巨。不过,最近有研究报告说,家庭成员的体味会使处于紧张状态的人冷静下来。专家们惊讶地发现,随着汗逸出的体气中,含有向他人传递的信息。

医学研究证实:人一旦受到外界威胁,肾上腺素的分泌会增加,促使人快速应对面临的威胁,紧张



幸福心

冯雁军

从三角架上取下相机,按下快门,将这个幸福瞬间定格。

没等我再拍第二张,小姑娘已一瘸一拐上了车,坐在妈妈身边,电动车徐徐朝桥下滑去,慢慢消逝在远方的云蒸霞蔚里。

如意桥上的故事使我明白:幸福其实很简单!生活就是爱,幸福在身边;心中有爱,幸福就在。幸福不在于你拥有金山银山、豪车大宅;不在于你是不是风云人物、名家大腕,只在于你是不是有一颗幸福心!

笑靥如花。女人不停地催:“快点,太阳马上就要没了。”男人则成竹在胸“看我啊——好——来!”

我被这一幕触动,连忙

谜底:一天期(注:别解为“期盼了一天”)

今宵灯谜

管同钦

两袖清风履新职

(四字市招)

昨日谜面:朝思暮想

(三字金融票据名词)

七夕会

摄影故事

今年初,在晚高峰时段上海龙阳路地铁站短短一分钟内多达16人逃票的惊人一幕被网友拍下并上传网络,不仅马上引来众多转发和网友的热议,而且几乎所有的上海主流媒体也迅速跟进参与了报道。笔者从而得知,每年上海地铁因乘客逃票而造成的损失竟达1000万元以上!

后来,地铁方面连续几天采取加强巡查监管处罚的力度。但笔者几天后乘地铁时又看到用各种姿势逃票的人。

正好春节期间全家去法国旅游,于是在乘巴黎地铁时特别留了一个心眼,观察后觉得法国人防地铁逃票的办法不错!

巴黎地铁检票机的外形几乎和我们上海的一模一样,但乘客在过检票口时必须经过两道关,即一杆一门。当乘客持有效车票验票后,其中三杆式检票机的一杆会随着乘客的接触而抬起放行一人;接着被放行的乘客还要马上面对位于检票机出口处的一扇约1.6米高、和检票机通道几乎一样宽的门,此门在前杆放行后才会立即自动打开放行一人,否则无票或者持无效票的乘客即使过了检票机前面的杆子,也会尴尬地被关在杆子与通道门当中不得动弹而处于众目睽睽之下!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自制力的。一百多年前,美国的一位杂货店老板为了防止雇员面对每天收进钱箱内美元的诱惑犯错,发明了收

银机,使每一笔交易的结果都显示在顾客和伙计的面前,打消了店员可能的非分之想。据说,中国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砍了多位偷盗朝廷官粮的大臣的头后,痛定思痛创造了中文的大写数字,堵塞了原来数字可以篡改的漏洞(其实大写数字在明以前已有使用)。

对付地铁逃票行为,如果也采取“收紧篱笆”的办法,不给自制力欠缺的人以犯错的机会,也许比派员检查稽查整治处罚有效和经济得多。

搜索“漏网之鱼”

陈祖龙

闲来爱写点小稿,通过“伊妹儿”发给媒体。

只是现在稿件刊出后,寄来样报的媒体几成凤毛麟角,发出的稿件命运如何?成了我心中纠结的悬念。

亏得时下有快捷方便的网络。隔三差五,我喜欢将自己的名字上网“百度”一下,经常能收获几条“漏网之鱼”。

有一次参加征文比赛,稿件发出后一直杳无音讯。后来搜索自己名字时才意外地发现竟然得了二等奖,而且两天后就是领奖的截止日。第二天喜滋滋领回奖金,你说有趣不有趣?

两年前,滨海古园为无主骨灰安葬招聘志愿者的消息在晚报刊登后,共同的爱

心像一根纽带,将我们这些来自本市各个区域的普通市民凝聚到一起。两年来,我们先后多次以亡者亲人的名义参与为已故的孤寡老人和无主骨灰安葬或祭奠的活动。柏万青女士曾幽默地说:你们是天堂里的人服务,我是为人间的人服务。为活着的人服务,人们可以理解和接受,但为逝者服务,绝大多数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就遭到亲戚和朋友,甚至家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心存仁义,表达善意,无可厚非,现在做各种志愿者的项目很多,何必选择做这种“触霉头”的志愿者。要冲破世俗的偏见,真不是件易事。

还记得当初,仅有二十来人报名,最后成行18人。基本上以老年人为主,最年

巴黎地铁防逃票

马蒋荣

前些天,有幸与一批少先队员一起参加写儿歌、读儿歌、评儿歌活动时,荣耀地戴上了一条丝质红领巾,心中激奋异常。活动结束后回家时,竟忘记取下,戴着这条鲜艳夺目的红领巾乘上了地铁。这一下,引来了众多乘客的注目礼!我一愣:是啊,白头翁戴着红领巾,未免太青春了吧!但随即心里一阵欣喜:你们奇怪吧,欣赏吧,钦羨吧?这可是一位少先队大队长亲自为我系上的!

到家时,妻子见了拍手大笑,左看右看,夸我返老还童了,“一面孔虎虎朝气!”

我得意地径直走到书橱前,打开珍藏的一只红木盒子,取出一条布质的红领

巾——尽管已洗得发白,两只尖角也已碎成须须了,然而,它可是我当年戴“两条杠”时戴过的啊!它伴着我读书、游戏、做作业……贴在耳朵边上听听,还回响着“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童音誓言哩……

鲜艳的少年红

王成荣

妻子走了过来,轻轻地为我解下丝质红领巾,小心折好,与布质红领巾一起放进盒子里,柔声语语地说:“将你的心思留给你的六岁的孙子吧!”

鲜艳的少年红,我们曾经的岁月,国家未来的希望!

长的72岁。在我们这些平凡老人的心中,都保有一份感恩的情怀,大家一致认为,在人生的道路上谁都不可能一辈子风调雨顺,谁都需要

无悔的选择

刘克燕

人帮一把的时候。一生走过来,得到不少好人帮助,现在,已到了晚年,趁精力还算充沛,抓住最后时光,回报社会吧!

李先生曾是饭店老板,他说:我感谢党的富民政策,也感谢那些曾经在我饭店用餐的无数素不相识的顾客,让我赚了钱。退休这些年,他曾为附近居民义务磨刀上万把,热心教小区居民科学烹饪,但他感到选择做一个为已故孤寡老人和无主骨灰服务的志愿者,比其他志愿项目意义更大。

再说说我自己。那年父亲的意外去世,给了我沉重打击。一天,我茫然走在路上,接到朋友一个慰问短信,因手机电量不足,就在街头电话亭回电,说着说着,我禁不住失声痛哭。“大妹子,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什么坎都能过得去的啊!”我的身后冒出一个老妇人,一口安徽话,一身破旧的衣裳,是个拾荒人。我只知哭没顾看她的脸,但她说的“什么坎都能过得去的”这句话如醍醐灌顶,让我一下子清醒了。是啊!没有跨不过的坎,我怎么能这样作贱自己呢?

许多年过去了,这位拾荒大姐的话一直温暖着我。在高楼林立的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她是那么不起眼,但她和无数曾给予我帮助过的好心人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无以回报,但感恩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心。当我知道

世界上有那些无名骨灰的“流浪者”,就毅然报名为他们做志愿者。

其实,从我懂事起,一直到我父亲去世前,几十年来我对于白事一直持回避态度。但当我心中有一份神圣的信念后,便能战胜一切阻力,包括自身的怯弱。在参加这个活动后,我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感恩社会,奉献他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志愿者朋友们的精神境界都得到了提升。大家都表示:活着的时候尽己所能,多做善事,快乐度过每一天;百年后,以文明环保的方法处理后事,不给下一代添麻烦,有的还表示将遗体捐献。

古人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说的就是对亡者,要保持特别的尊敬,生命虽然消失了,但其人格尊严仍应继续保持。如此,民众才会走向道德与文明。如何对待亡者,特别是无主亡者,既体现了对亡者的态度,更对活着的人有重大影响,这涉及到全社会对人的价值的理解和对生命的态度。滨海古园为无主骨灰安葬和公祭的善举功德无量,意义非同寻常。我们每一个人为能与古园人一起做这样的善事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快到了,我们这批志愿者将再次聚集在滨海古园参加公祭。我们愿为上海这座美丽城市、为整个社会增添温馨、正面的因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个公民的绵薄之力。选择做这样的“触霉头”志愿者,我们无悔!

个消息之后,我两三天不能安静,思想波动,可是我终于还是服从调配,到沪江去了。曾任沪江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现已98岁高龄的徐中玉在《回忆靳以在沪江大学》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果然,这个大家盼望已久的“接收”、“新生”负责人靳以同志等来了,华东教育部是请他来当教务长和中文系教授,同时兼任工会主席的。徐中玉还回忆,靳以热情、和气、诚恳,常常讲自己的疏忽、不足处。他从来没有什么架子,所以大家心情愉快。

思想改造、院系调整,靳以的工作显然是繁忙而紧张的。在声讨美国侵略罪行、支持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中,他挥着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而校广播喇叭的大声呼喊:“章教务长请去某处!章教务长请去某处!”更成了章洁思永远的记忆。所以,章洁思才会说“令我记忆最深的,还是父亲轻皱的眉头,以及他总不着家的忙碌……”

靳以在沪江

章华明

呀,不到天黑不回家,跳猴皮筋竟然一星期跳破一双新布鞋,真是快乐得很!难怪章洁思找到209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大草坪。幸好,今日上海理工大学为打造沪江国际文化交流园,“退场还草”,刚刚将篮球场恢复为绿茵茵的草坪,总算没让她失望。

靳以是在1951年2月奉教育部令从复旦国文系主任职上到沪江任教务长,实际是代表教育部到那里主持工作的。他曾在自传中写道:得到这

了,病人一定要多喝开水。”

章洁思说,沪江就是一座大花园,而印象最深的就是家旁边的大草坪和伏在路边的叫不出名的一丛丛奇异的花草,以及空气中飘荡的芬芳香味。她说:那个时候我是沪江附属小学的学生,我和小伙伴们在大草坪上疯呀,

一个消息之后,我两三天不能安静,思想波动,可是我终于还是服从调配,到沪江去了。曾任沪江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现已98岁高龄的徐中玉在《回忆靳以在沪江大学》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果然,这个大家盼望已久的“接收”、“新生”负责人靳以同志等来了,华东教育部是请他来当教务长和中文系教授,同时兼任工会主席的。徐中玉还回忆,靳以热情、和气、诚恳,常常讲自己的疏忽、不足处。他从来没有什么架子,所以大家心情愉快。

思想改造、院系调整,靳以的工作显然是繁忙而紧张的。在声讨美国侵略罪行、支持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中,他挥着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而校广播喇叭的大声呼喊:“章教务长请去某处!章教务长请去某处!”更成了章洁思永远的记忆。所以,章洁思才会说“令我记忆最深的,还是父亲轻皱的眉头,以及他总不着家的忙碌……”

一个消息之后,我两三天不能安静,思想波动,可是我终于还是服从调配,到沪江去了。曾任沪江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现已98岁高龄的徐中玉在《回忆靳以在沪江大学》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果然,这个大家盼望已久的“接收”、“新生”负责人靳以同志等来了,华东教育部是请他来当教务长和中文系教授,同时兼任工会主席的。徐中玉还回忆,靳以热情、和气、诚恳,常常讲自己的疏忽、不足处。他从来没有什么架子,所以大家心情愉快。

思想改造、院系调整,靳以的工作显然是繁忙而紧张的。在声讨美国侵略罪行、支持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中,他挥着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而校广播喇叭的大声呼喊:“章教务长请去某处!章教务长请去某处!”更成了章洁思永远的记忆。所以,章洁思才会说“令我记忆最深的,还是父亲轻皱的眉头,以及他总不着家的忙碌……”

一个消息之后,我两三天不能安静,思想波动,可是我终于还是服从调配,到沪江去了。曾任沪江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现已98岁高龄的徐中玉在《回忆靳以在沪江大学》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果然,这个大家盼望已久的“接收”、“新生”负责人靳以同志等来了,华东教育部是请他来当教务长和中文系教授,同时兼任工会主席的。徐中玉还回忆,靳以热情、和气、诚恳,常常讲自己的疏忽、不足处。他从来没有什么架子,所以大家心情愉快。

思想改造、院系调整,靳以的工作显然是繁忙而紧张的。在声讨美国侵略罪行、支持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中,他挥着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而校广播喇叭的大声呼喊:“章教务长请去某处!章教务长请去某处!”更成了章洁思永远的记忆。所以,章洁思才会说“令我记忆最深的,还是父亲轻皱的眉头,以及他总不着家的忙碌……”

一个消息之后,我两三天不能安静,思想波动,可是我终于还是服从调配,到沪江去了。曾任沪江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现已98岁高龄的徐中玉在《回忆靳以在沪江大学》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果然,这个大家盼望已久的“接收”、“新生”负责人靳以同志等来了,华东教育部是请他来当教务长和中文系教授,同时兼任工会主席的。徐中玉还回忆,靳以热情、和气、诚恳,常常讲自己的疏忽、不足处。他从来没有什么架子,所以大家心情愉快。

思想改造、院系调整,靳以的工作显然是繁忙而紧张的。在声讨美国侵略罪行、支持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中,他挥着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而校广播喇叭的大声呼喊:“章教务长请去某处!章教务长请去某处!”更成了章洁思永远的记忆。所以,章洁思才会说“令我记忆最深的,还是父亲轻皱的眉头,以及他总不着家的忙碌……”

一个消息之后,我两三天不能安静,思想波动,可是我终于还是服从调配,到沪江去了。曾任沪江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现已98岁高龄的徐中玉在《回忆靳以在沪江大学》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果然,这个大家盼望已久的“接收”、“新生”负责人靳以同志等来了,华东教育部是请他来当教务长和中文系教授,同时兼任工会主席的。徐中玉还回忆,靳以热情、和气、诚恳,常常讲自己的疏忽、不足处。他从来没有什么架子,所以大家心情愉快。

思想改造、院系调整,靳以的工作显然是繁忙而紧张的。在声讨美国侵略罪行、支持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中,他挥着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而校广播喇叭的大声呼喊:“章教务长请去某处!章教务长请去某处!”更成了章洁思永远的记忆。所以,章洁思才会说“令我记忆最深的,还是父亲轻皱的眉头,以及他总不着家的忙碌……”

一个消息之后,我两三天不能安静,思想波动,可是我终于还是服从调配,到沪江去了。曾任沪江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现已98岁高龄的徐中玉在《回忆靳以在沪江大学》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果然,这个大家盼望已久的“接收”、“新生”负责人靳以同志等来了,华东教育部是请他来当教务长和中文系教授,同时兼任工会主席的。徐中玉还回忆,靳以热情、和气、诚恳,常常讲自己的疏忽、不足处。他从来没有什么架子,所以大家心情愉快。

思想改造、院系调整,靳以的工作显然是繁忙而紧张的。在声讨美国侵略罪行、支持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中,他挥着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而校广播喇叭的大声呼喊:“章教务长请去某处!章教务长请去某处!”更成了章洁思永远的记忆。所以,章洁思才会说“令我记忆最深的,还是父亲轻皱的眉头,以及他总不着家的忙碌……”

